

论英雄人物的塑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 302

10

2

目 录

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 ——学习毛主席关于文艺创作典型化原则的体会	(1)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柯湘的体会	(10)
写好英雄人物的英雄行为 ——学习英雄人物的英雄行为	(21)
矛盾冲突和主题深化.....	(26)
写好中心事件 ——学习革命样板戏札记	(31)
戏剧高潮与人物转变 ——学习革命样板戏札记	(36)
为英雄人物创造典型环境.....	(40)
关于“对立面”问题.....	(43)
抓住矛盾的特殊性.....	(47)

有层次地展开矛盾冲突.....	(52)
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文艺创作的典范	
——学习革命样板戏处理矛盾冲突的经验	
.....	(58)
努力写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革命样板戏学习札记	
.....	(67)
写好矛盾冲突，加强英雄人物的思想深度.....	(74)
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	
——评长篇小说《艳阳天》	
.....	(82)
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主要英雄人物	
——谈肖长春的银幕形象	
.....	(91)

把生活中的矛盾 和斗争典型化

——学习毛主席关于文艺创作典型化原则的体会

初 澜

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作指导，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这是塑造无产阶级形象的基本途径。在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向新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的今天，重温毛主席关于文艺创作典型化原则的教导，这对于批判“写真人真事论”、“灵感论”、“写真实论”、“无冲突论”、“唯情节论”和“娱乐论”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谬论，克服创作中的雷同现象，进一步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接着又指出，文艺要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

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毛主席的上述教导，科学地、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的典型化原则，论证了文艺创作同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概括了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和规律，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精髓，是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作为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理论基础。

革命导师恩格斯早在一八八八年就提出文艺创作应当“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说明典型化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毛主席关于文艺要把实际生活中“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恩格斯这一著名的论点，并使其运用于革命文艺创作的时候有了更加切实可靠的依据和保证。

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就是在毛主席关于典型化原则的指导下，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革命样板戏及其经验表明，文艺创作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这是辩证的统一。只有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同时又只有高于生活，才能典型地概括和反映生活的本质。革命文艺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正是通过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而实现的。

资产阶级艺术家也讲典型性问题。但是他们那种典型论的理论基础，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和人性论。他们贩卖这些黑货的目的，就是用虚伪的“人类共同本性”，“化”掉生活中矛盾和斗争的阶级实质，“化”掉人物的阶级属性，以便塑造渗透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的人物形象，美化剥削阶级，丑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毛主席关于典型化的论述，同一切剥削阶级形形色色的创作理论划清了界限，是我们批判地

主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批判刘少奇、林彪之流散布的修正主义文艺谬论的锐利武器。

毛主席关于典型化的论述，要求文艺创作必须塑造典型，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文艺创作必须源于生活，但这决不是对于生活的简单的复制，而是对社会生活的积极能动的反映。文艺要把日常的生活现象集中起来，加以典型化，这就意味着不要局限于某一人、某一事，而要经过去芜存菁的选择、提炼、概括的过程，使之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如果局限于写真人真事，那就违反了典型化的原则，就谈不上在深度和广度的结合上对生活进行集中和概括，就会影响主题的开掘和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塑造。写真人真事，甚至会走上邪门歪道，或是为某些个人和错误路线树碑立传，或是陷入所谓“揭露阴暗面”的修正主义泥坑。广大工农兵是热爱高度典型化的革命样板作品而不满意那种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因此，我们要从工农兵群众对文艺的要求出发，在文艺创作中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高度概括地写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崭新的精神面貌来。

毛主席关于典型化的论述，是批判“灵感论”的锐利武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艺创作要把生活中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一定不能离开实际生活的基础。如果脱离现实生活，文艺创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叛徒、卖国贼林彪，鼓吹文艺作品是什么“灵感”的产物，这是他那反动的“天才论”在文艺问题上的表现，已经遭到工农兵群众的批判和痛斥。

“灵感论”是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产物，它的流毒是不可能经过一、两次批判就完全肃清的，它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文艺创作中兴妖作怪。比如，那种不愿意扎扎实实地深入到生活中去，恭恭敬敬地向工农兵群众请教，而是关起门来冥思苦想，迷信所谓“神来之笔”，幻想捕捉什么“灵感”的创作态度，在有的同志身上也还是有所表现的。这样凭空臆想的作品，完全谈不上对生活进行典型的概括，也决不会有感人的力量，不但毫无生活的气息和光彩，甚至还要闹出违背生活常识的笑话来，脱离生活源泉的“灵感论”，只能导致创作的失败，使作者走进修正主义的死胡同。因此，我们一定要继续把“灵感论”批深批透，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创造出真正富有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的作品来。

毛主席关于典型化的论述，也是对“写真实论”的有力批判。生活中实际有过的人和事，不等于就是文艺创作中所讲的真实。文艺作品中的真实，是作者处在一定的阶级地位用一定阶级的世界观来认识生活和概括生活的产物。因此，它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无产阶级认为真实的，戴有色眼镜的资产阶级，就可以视而不见，采取不承认主义，而资产阶级认为真实的，在无产阶级看来，正好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可见，真实不真实，典型不典型，深刻不深刻，在这些问题上，不同的阶级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标准。无产阶级文艺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作指导，能够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资产阶级艺术家由于他们阶级的偏见，不可能

深刻地全面地反映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甚至会歪曲生活本质的真实。刘少奇、周扬之流所谓的“写真实”，不过是以此为幌子，来肆意丑化工农兵，诬蔑社会主义现实，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现在，“写真实论”的流毒在文艺创作中的表现，一是有人拣起所谓“揭露生活阴暗面”的破旗，鼓吹要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新生事物的缺点和错误，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需要。“写真实论”流毒的另一表现，是自然主义的倾向。那种就事论事、照搬生活、罗列现象的作品，不能做到高于生活，不能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刻画，来讴歌工农兵在实际斗争中的革命理想，因此不能感动人。这种作品低于工农兵群众壮丽多彩的现实斗争生活，怎么能够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呢？生活和文艺虽然两者都是美，为什么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就因为文艺可以而且应该高于生活。所以，革命文艺如果不能高于生活，实际上就等于取消革命文艺。

毛主席关于典型化的论述，又是对“无冲突论”的深刻批判。矛盾和斗争，是实际生活中的客观存在，是生活的本质。所以，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就不应当是一般的生活现象，而是要透过现象抓住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在阶级社会里，所谓矛盾和斗争，主要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革命文艺就要集中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无冲突论”是政治上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中庸之道”在文艺创作中的表现。它抹煞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歪曲生活的本质，同样也违反了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原则。

批林批孔运动以来，通过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中庸之道”的批判，结合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无冲突论”的影响近来有所克服。在文艺创作中反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揭示矛盾、激化矛盾，已经受到普遍的重视。但是“无冲突论”的影响有时还有所表现。比如，有的作品，写了矛盾，却把矛盾冲突放在“误会”、“巧合”的基础上。矛盾既然是由误会产生的，误会消除，矛盾也就烟消云散。这种人为的虚假的矛盾，就象一张薄薄的糊窗纸，一戳就穿，根本谈不上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又比如，有的作品中矛盾的激化，显得表面化、简单化。这种激化，并不是矛盾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就象火候不到煮出来的夹生饭。这在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中，有时表现为英雄人物同他的对立面，三言两语就顶起牛来，形成无意义的争吵；有时无限上纲，激怒对方造成矛盾表面的激化。再如，有的作品中矛盾的转化由于缺乏过程，缺少必要的条件和根据，不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是让“阶级敌人一打就倒，转变人物一说就服”，同样流于简单生硬。这种虚假的矛盾，表面的激化，简单的转化，当然不可能在充分地揭示矛盾、激化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展现英雄人物的叱咤风云的气概和才干。因此，只有彻底肃清“无冲突论”的影响，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才能塑造出高大丰满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

毛主席关于典型化的论述，是和那种“唯情节论”相对立的。革命文艺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的过程，也就是情节提炼的过程。我们要求情节的典型性，因为不典型的情节，不可能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们也要求情节

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因为情节简单枯燥，平铺直叙，同样是妨碍我们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反对那种为情节而情节的“唯情节论”。在情节和人物的关系方面，情节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因此，情节的安插要有利于塑造主要英雄人物。我们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也是为了在这种矛盾和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决不能“为冲突而冲突”、“为情节而情节”。

目前在有的文艺作品中，作者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这个中心课题上，而是孤立地追求情节的惊险和新奇，甚至不顾环境的规定性，不顾生活本身的逻辑，随心所欲，有时弄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情节的虚假、不可信，首先受到损害的是英雄人物的形象。这种违背典型化原则的作品，有一种哗众取宠之心，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只会受到革命群众的抵制和批评。

毛主席关于典型化的论述，还要求我们必须克服创作中的雷同现象。典型化决不是一般化和类型化，恰恰相反，典型化是与一般化、类型化对立的。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证明：典型化的人物、环境、情节等等，都是最有个性的，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而相互雷同的作品，总是由于缺乏个性和特色，是一般化、类型化的东西。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普遍性只有通过特殊性才能体现。文艺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的，离开了个性，离开了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哪里还谈得到典型性呢？雷同的作品，把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事物变成了一般化的东西。容许这种现象的存在，岂不有负于社会主义的伟大现实，有负于意

气风发、朝气蓬勃的伟大的人民？要克服雷同的现象，我们就要努力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实际，从生活出发，运用典型化的创作原则，进行艰苦的艺术创造，这样才能塑造出个性和共性统一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和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来。

毛主席关于典型化的论述，也是跟所谓“娱乐论”针锋相对的。革命文艺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是为了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革命的文艺对于人民群众，并不是单纯为了娱乐，而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所谓“娱乐论”，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用来麻醉、腐蚀、瓦解人民斗志的反动理论。“娱乐论”的流毒，在当前文艺创作中还是有表现的。在某些戏剧作品、曲艺及小演唱中，为了追求剧场效果，一味地创造笑料，搞噱头，耍贫嘴，严重的甚至损害和歪曲了英雄人物的形象。鲁迅先生说过：“油滑是创作的大敌”，这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典型论的核心。当前，有些文艺作品在典型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根本的原因是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问题，是由于生活基础不够厚实，不善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观察生活和概括生活。因此，这需要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认真改造世界观，同时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地提高概括和表现生活的能力。只要我们坚持正确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

学，经过不断努力，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让我们遵循毛主席关于文艺创作典型化原则的教导，创作出更多的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好作品来！

（原载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疾风知劲草 烈火见真金

——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柯湘的体会

北京京剧团《杜鹃山》剧组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在文艺革命的凯歌声中，我们回顾在江青同志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的创作过程，更加体会到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灿烂明灯。

《杜》剧通过党对自发的农民武装进行改造这一题材，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全剧的主题思想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农民武装斗争才能走向胜利。

剧中主要英雄人物柯湘，改造农军的过程中，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因此，只有塑造好党代表柯湘这一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才能很好地体现全剧的主题思想。下面，谈一谈我们学习、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塑造柯湘这一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一些初步体会。

在多方面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示 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典型性格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矛盾斗争，革命文艺就是要通过典型化的矛盾冲突，积极能动地反映这一充满斗争的现实。因此，我们在创作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根据主题思想的要求组织戏剧矛盾，以突出柯湘的形象。

在创作实践中，我们采取了以下一些具体做法：

一、以柯湘为中心，多方面地组织戏剧矛盾；在矛盾冲突中多侧面地展现英雄人物的典型性格。

《杜》剧的时代背景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当时国内的阶级斗争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路线斗争都十分激烈。柯湘所在的农军，主要成份是农民，也混进了进行政治投机的阶级异己分子，而内外的阶级敌人又利用了农军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兴风作浪。这就规定了柯湘所面临的矛盾不但是来自多方面的，而且是尖锐复杂的。修改前的《杜》剧，没能以柯湘为中心多方面地组织戏剧冲突，却把这种种矛盾推到了雷刚面前。这样，次要英雄人物雷刚就成了舞台的中心，夺了柯湘的戏，使柯湘的形象显得单薄无力。在修改过程中，我们学习和运用革命样板戏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创作经验，纠正了这种情况，力求做到以柯湘为中心多方面地组织戏剧矛盾。

毛主席教导说：“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

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围绕柯湘，我们组织了四对戏剧矛盾：通过柯湘与豪绅头子毒蛇胆的矛盾斗争，展示柯湘威武不屈、英勇顽强的性格侧面；通过柯湘与叛徒、内奸温其久的斗争，展示柯湘敏锐的政治警觉和巧妙的斗争艺术；通过柯湘与雷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展示柯湘既能坚持党的原则，又善于作政治思想工作这一性格侧面；通过柯湘与杜小山及自卫军战士的急躁情绪和自由散漫作风的矛盾，展示柯湘善于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的杰出组织工作才能。在各对矛盾中，必须要有一对主要矛盾作为贯穿全剧的主线，这就是以柯湘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思想和以雷刚为代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我们把各对矛盾有主次地、互相交织地都集中到柯湘面前；种种问题，都等待着柯湘作出回答。这就为展示柯湘的英雄性格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通过强化、激化戏剧矛盾，深化英雄性格的各个侧面。

在《杜》剧中，多方面地组织戏剧矛盾，有利于表现柯湘英雄性格的广度，即多侧面；而将围绕着英雄人物的各对矛盾适当地、有界限地加以强化、激化，则有利于表现英雄性格各个侧面的深度。毛主席教导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强化、激化戏剧冲突，就是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原则出发，从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出发，从人物性格、人物关系、斗争环境的具体规定性出发，把现实斗争中的矛盾集中起来，使之典型化，从而使英雄性格的各个侧面得到鲜明而深刻的表现。

多浪头推进，是我们强化矛盾的一种方法。修改前的《杜》剧对柯湘与温其久的矛盾写得不够，没有组织激烈的戏剧冲突，以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争夺部队领导权的生死搏斗。这样，柯湘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便很难得到充分的表现。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在第五场《中流砥柱》中，强化了这对矛盾。如在雷刚下山后的一段戏，安排了四个戏剧冲突的浪头：温其久以救应为名，鼓动冒险，被柯湘制止；温其久用“骨肉之情”再次煽动战士下山，又被柯湘和党员积极分子拦住；接着，温其久利用杜小山救奶奶急切如火的心情，推波助澜，小山拔出匕首，冲上隘口，战士也随之涌动。在这严重关头，柯湘以充满深厚、诚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一段念白，劝止了小山的盲动；最后，温其久狗急跳墙，将矛头直指柯湘，恶意挑拨党群关系。柯湘义正词严，驳斥了温其久，也教育了战士。这四个浪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浪高过一浪，把柯湘推向层层浪头的顶端。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柯湘中流砥柱的英雄形象和反潮流的性格特征就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春催杜鹃》是柯湘在刑场上与敌人作正面斗争的一场戏。对这场戏，原来处理是把敌人调下场去，让柯湘一人净场唱。这样的处理，原想突出柯湘，但因柯湘面前失去了斗争的对象，戏剧矛盾淡化，柯湘的英雄气概也就削弱了。现在，我们在柯湘上场前，作了多层近铺垫，造足舞台气氛；柯湘上场后，敌人不退场；柯湘甩发、提链、蹉步、推刀，在敌人的刺刀丛中慷慨抒怀。由于调动各种舞台手段，强化了戏剧冲突，所以柯湘那种“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的斗争意志和共产党员一息尚存就向群众宣传革命真理的革命精

神，就得到了较充分的表现。

三、多方面地组织戏剧矛盾，并使之强化、激化，关键一环，是要写好英雄人物促使这些矛盾向有利于革命方面转化的英雄行为。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我们正是试图遵照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教导来刻画英雄人物的。多种矛盾，纷至沓来，而且十分尖锐激烈，把英雄人物推到极其艰难的处境之中。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矛盾斗争越是错综复杂、尖锐激烈，越是表现英雄人物促使这些矛盾向有利于革命方面转化的英雄行为的好时机，英雄人物崇高的内心世界和驾驭风云的胆略才干，就越能得到充分的展示。第五场在四个浪头推进的高峰延续部位，我们给柯湘设计了核心唱段《乱云飞》，就是让她在胜败存亡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促使矛盾转化。这一唱段酣畅地抒发了柯湘对阶级亲人的深切怀念，对叛徒内奸的高度警惕。在“面临着胜败存亡”的紧急关头，她缅怀井冈山，想念毛委员，激发了她的斗争智慧和凌云壮志。在这种力量的鼓舞下，她依靠党支部群策群力，制定了一个营救雷刚、克敌制胜的完整的作战方案，从而扭转了危局。

再如第三场《情深如海》，当柯湘制止雷刚欲打田大江的错误行为时，雷刚由于对党的政策不理解，与柯湘发生了矛盾。我们为雷刚设计了踹凳、拍刀怒向柯湘的形体动作，为众战士设计了举刀挺枪、威逼柯湘的舞台调度，从而强化了戏剧冲突。在这严重的局面下，柯湘从容不迫，几句话，一个举手动作，缓和了局面；继而，因势利导，亲切、严肃